

百宋樓藏書志

加2
796
8

門 12
796
卷 5



韻宋樓藏書志卷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小學類三

古文四聲韻五卷 校宋本

宋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

上柱國夏竦集

臣謹案尚書正義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倉頡
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
古文形多頭麤尾細腹狀團圓似水蟲之科斗

也漢書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學之者鮮矣兩漢而下蔡中郎刻石經杜伯山
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獨寶愛之又汲郡安釐
王塚壤得竹策古文春秋書楚事者最精晉魏
以降隸習殆絕唐正元中李陽冰子開封令服
之有家傳古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
授之韓愈愈識歸公歸公好古能解之因遺歸
公又有白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亦云渭上
耕者所獲其次有右補闕衛包勒修三方記於
雲臺觀瞿令問刻宸鐫銘於營道及天台山司

馬天師漆書道德經上下篇幢龍德中羅浮道
士厲山木重寫其本藏之天台玉霄藏聖宋有
天下四海會同太學博士周之宗正丞郭忠恕
首編汗簡究古文之根本文館學士句中正刻
孝經字體精博西臺李建中總貫此學頗爲該
洽翰林少府監丞王維棊寫讀古文筆力尤善
殆今好事者傳識古文科斗字也臣逮事先聖
久備史官祥符中郡國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
深懼顧問不通以忝厥職繇是師資先達博訪
遺逸斷碑蠹簡搜求殆徧積年踰紀篆籀方該

自嗟其勞慮有散墜遂集前後所獲古體文字
準唐切韻分爲四聲庶令後學易於討閱仍條
其所出傳信于世字有闕者更俟同志相續補
綴此者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
帝陛下緝熙百度宣精六藝法唐堯之稽古邁
商宗之典學多能攸縱小善不遺猥錫宸旨特
令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校讎尙虞
舛誤干冒宸扈伏增惶越慶歷四年二月二十
四日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吏
部尙書知亳州軍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

句本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事上柱
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八千四百戶食實封二
千六百戶臣夏竦謹序進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

舊抄本

宋薛尚功撰

嘉熙三年冬十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郎
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岳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
室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
集金石錄者多矣尙功所編尤爲精詣况其墨
跡乎余舊於山陰錢懷平家屢閱之誠奇書也

至正元年十二月甲子鑑書博士柯九思書於
吳氏遜學齋

錢塘薛尚功摹集三代彝鼎款識文凡廿卷較
其器之墨跡筆精墨妙過之又其討論有出於
博古考古之外前輩博雅精詣如此彼困而不
學竊好古之名自比於米顛者得不有愧方外
張天雨老學齋觀

復古編二卷 舊抄本 沈大成校

宋 吳興張有撰

君尊臣卑父坐子立此六經之大閑也大者少

學學此而已然堯舜稽古之道仲尼時雨之教
隨器小大皆使有成則道之有藝藝之有書小
學之所紉亦何可廢哉然而經天緯地之文不
在止戈之後閑邪窒欲之義不假皿蟲而知其
覺也晚然後字書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觀矣而
不可泥也棄本根而尋枝葉認漚體而舍溟渤
譬猶壓沙出油用力雖多而終無所得其所成
就者可知也已吳興張謙中工習篆籀行筆圖
勁得李斯陽冰之法校正俗書與古字戾者采
撫經傳日考月校久而不懈元豐中予官于吳

興見其用心之初今二十有九年然後書成凡集三千餘字名之曰復古編其說以謂專取會意者不可以了六書離析偏旁者不可以見全字求古人之心而質諸糟粕固已未矣又取以全體鑿爲多字情生之說可悅可玩而不足以消人之意辟猶入海算沙無有畔岸運籌役志迷不知改豈待達如輪扁然後能笑其誤哉昔楊子雲留意古字用之於玄或笑其自苦或譏其作經然子雲意在贊易非與易競而劉歆之徒方計目前利害無意於古覆轡詘之語足以

發子雲之一笑而已今去子雲又千有餘歲士守所學而能不忘復古之志者可不謂之難得也哉謙中用心於內不務進取一裘一葛專趣內典子方杜門待盡亦讀法界之書嘗聞棗柏之言曰作器者先須立樣造車者當使合轍古無今有卽是邪道不可學也予嘗三復此語因思學道之要不以古聖爲樣轍者皆外游爾堯舜禹臯陶之所謂稽古者豈特可以爲方內之法哉致遠恐泥尙不可以遠轍也而況於大學之道乎後之好古者觀俗尙論將有稽於此

焉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敘復宣德郎陳
瓘敘

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未有能
極其原游其藩者未有能覩其奧不極其原不
覩其奧求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支左詘右夫
人而射也稱養叔鈞弦柱指夫人而琴也稱子
野上下千百載間學是者亦眾矣而二子擅焉
豈不以其專以精乎吳興張有弱冠以小篆名
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然如燭照而數
計也它書餘藝一不入於胸中蓋其專如此故

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已余
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繹山真刻不傳至唐
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後世者唯李陽
冰爲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近
世名筆固多其分間布日規圓繩直不爲不工
而筆力勁古渺復鉉比今有自振於數千載後
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紙便覺岐陽繹山去
人不遠復古二卷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
點畫之微轉仄從衡高下曲直豪髮有差則形
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

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其奇鈔技於言意之裏守
古學於宋漢之瀕固非淺俗之所能識也且漢
之諸儒比肩立而楊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言
語鈔天下而猶自謂略須識字字亦豈易識哉
觀復古之編則其於識字幾矣嗟夫使人之於
學與藝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既得之又
能文其所學而不與時上下則學雖有大小其有
不至者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矣張翁求余
文以信其傳因敘次如此政和三年歲癸巳九
月朔信安程俱敘

復古編字畫不爲時人姿媚之體已自可尚而
必欲合乎古而後之萬世之下明予心矣通之
書

書名之作其來尚矣自伏羲造書契而文籍生
降及三代因革不同蟲魚草木之形變於周史
逮至秦漢作者間出李斯趙高作倉頡爰歷之
書一變而爲小篆軍正程邈便於簡易再變而
爲隸魏晉以來籀篆旣泯唯真草盛行至唐韓
擇木李陽冰踵嶧山秦望之餘近代徐鉉宗陽
冰之法復以小篆行於世然去古彌遠未有能

百字集
卷十四
臻其妙者吳興張謙中先生素留心此學深造
古人之妙自元豐以來以小篆著名天下鮮儷
焉鄉人徐滋元象舊與先生爲鄰親炙先生餘
誨揮毫落紙得先生之法先生亦雅愛奇之其
平昔所著如復古編千字文之類屬續之際盡
以遺之藏于巾笥如獲大寶今將鏤板勒碑以
廣其傳於永久命僕作序以誌之聊書其梗槩
云時紹興十三年七月六日王佐才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爲學
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爲士
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書
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註疏亦見
其略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記
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爲用此爲小年
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數
學亦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厯等
書不可復見急就章止存大略惟許叔重著說
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於唐若南
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學楚金在江南旣爲通釋
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謂

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鼎臣入本朝殆事熙陵
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南仲章友
直文勳邵疏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猶辨辨
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有謙中篤
志古道傷俗學混淆爲書一編號曰復古用工
數十年書成於大觀政味之間陳了齋程北山
爲前後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鑰晚出何敢
容喙尙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考證精詣字之
合於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譌
舛毫釐不貸讀者說服無有異論聞其落筆作

篆如真行然略無艱辛之態惟體修而末重與
入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巧元成間
解及之有谷口銅甬傳於世款識字其體正爾
始知謙中之作蓋有自來非以意爲之也巍字
从委从嵬或省山以爲韓魏之魏謙中爲林中
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菴字謙中以
謂當作閭而難於題扁山谷雖定从艸謙中亦
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
此字碑額雖从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从
俗類若此鑰不能作篆心顧好之陽冰新義猶

爲楚金所祛使二徐見此編殆亦無以訾之陽
水務新而謙中一意於古優劣可以坐判矣時
嘉定三年八月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

奉化郡開國 三千一百戶食寔封六

伯戶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小學周官六藝之一也教國子入 何莫由

斯儻以爲學之細事而忽之則指足踴爲之繞
山縣爲覆立若此者眾何其誤哉不遇指南曷
从正轍吳興張有謙中號眞靜翁於國朝徐鼎
臣校定 下缺

沈氏手跋曰右宋張氏謙中復古編二卷其書
以說文爲主校正俗書與古字戾者凡集三千
餘字歷廿有九年而成其用心可謂專且久矣
夾漈通志鄱陽通考及宋史藝文志俱在著錄
余求之積年近從吾友江君賓如借觀鮑君見
而願鈔余爲校勘其中間有穿 支離處恐誤
後學俱用丹筆標出以是益知著書之難也蓋
自幾望至下弦甫畢而記之以此識良友相成
之雅云乾隆丙戌 夏日在天街沃田老人沈
大成書於廣陵客舍時年六十有七

漢隸字源五卷碑目一卷

陸師道手抄本 季滄葦舊藏

宋婁機撰

漢隸字源六帙橋李婁君彥發所輯也其書甚清其抒意甚勇其考蹟甚精其立說甚當其沾丐後學甚篤凡見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盆槃洗簪著錄者三百有九起東京建武訖鴻都建安殆二百年濫觴于魏者僅卅而一光和骨立開元蟲肩點畫之鑪錘法度之宏奧假借之同而異發縱之簡而古合蔡中郎諸人筆力通神之妙皆聚此編憶吾兄文惠公自壯之老耽癖弗

解嘗區別爲五種書曰釋曰續曰韻曰圖曰續四者備矣唯韻書不成以爲蠹竭目力於摹寫至難感旦旦而求之字字而倣之雖眾史堵牆孫甥魚貫不堪替一筆也功之弗就使獲觀是書且悉循其隸釋次第志之所底不謁而同正應懔然起立興不得並時之歎彥發曩歲有班馬字類突過諸家漢史之學予嘗序之矣今此帙刊於高明臺方通守吾州朱墨鮮暇越了官事竟輒蕭然一室中廝輿側睨但見其放策欠伸搔頭揩眼而用心獨苦之狀固所不克知彥

發沂學有原委工詞章身端行治名最三吳而諸公貴人不解收拾使周鼎幹弁與康瓠等子頃備侍從承清問於燕間宣昭聲光宜不辭費顧亦不能一出諸口心焉負愧聊復再暢敘以自釋云慶元三年十二月朔旦野處洪景盧序嘉靖壬子十一月陸師道手錄奉衡山老先生賜覽

班馬字類五卷補遺附

舊抄本

顧千里手校

宋婁機撰補遺李曾伯撰

淳熙壬寅余承宗正同年李聖俞爲簿暇日以

一書相示蓋婁君機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因相與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爲用後世寢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惡已不可言叔重之說文而云野陋淺薄謬妄欺世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興亡之大端忠邪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摘取奇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施之鉛槧自有一種風味

故誨蒙漢雋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記之字合爲一編從韻類分粲然可睹其志勤矣蓋孟堅生於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長親事武帝紬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叟君尤爲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於馬時有遺失文意泯沒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

明仲達以爲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此是可遺耶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叟君此書將傳于世觀其趣向進進未已或更考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聖俞啞然笑曰叟君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子之言寄之四明樓鑰書

今之爲文者必祖班馬史無善注厯殆至於不能讀故班書顯行好事者寫倣摹述之如入喬嶽巨川隨意所適欲富者剖珠金作室者睨梗梓獵師搏熊豹漁人籍魚鼈隨其淺深有求

必致蓋未聞有索手而空歸者史記但有索隱
意林之學其昧昧自如西漢自唐柳宗直作文
類陶叔獻繼之於是程氏誨蒙陳氏六帖與夫
摘奇博聞諸書錯出並見而予亦綴法語數萬
言家爲荀袁各得一體今樵李婁君機獨采摭
二史彙之以韻旁通假借字字取之無遺如鳴
球在縣洋洋有太古氣超然新工盡掩衆作不
必親見揚子雲然后能作奇字不必訪李監陽
冰然后能爲文詞學班馬氏固未有如此者去
年予在鄉里得其書以冊秩博大不能以自隨

姑刪摭其旨以爲序婁君清尚修潔一時儁士
也淳熙甲辰上巳日鄱陽洪邁書於金華松齋
世率以班固漢史多假借古字又時用偏旁音
釋各異然得善注易曉遂爲據依機謂固作西
漢書多述司馬遷之舊論古字當自遷史始以
史記正義索隱西漢音義集韻諸書訂正作班
馬字類互見各出不沒其舊而音義較然違舛
尙多更俟增易淳熙辛丑夏至日禾興婁機書
唐張守節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
閑字作間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作蚤後作后

既作灑勅作飭制作劓如此之流緣古字少通
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字者乃為好本程邈變篆
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
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令
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
體乖誤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衛丁履今之史
有從端音端秦本紀云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
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端矣如此之類並即
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龜鼉從龜辭亂從舌覺學
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

席下為帶美下為大裒下為衣極下為點析旁
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等類例
直是訛字寵字勅勇為錫陽音以支章移代文問分
反將无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又曰先儒音
字比方為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
備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
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
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
謬矣其論皆當併錄于此二史之字第識首出
餘不復載或已見於經子者則疏于下庶幾觀

者知用字之意也機又書

余幼年從事句讀嘗見鄉先生婁公參與班馬字類喜其究心字學採摘二史旁證曲盡得之者可無魯魚亥豕之惑自謂該載已備不必問奇於揚子雲矣後隨侍先君入蜀與諸朋友游有老儒王揆者嘗論及此作而曰此書所載善則善矣猶未盡也因與之考論二史果而畛分類析間多遺闕在蜀數年相與朝夕考訂日積月累凡有所得書於四聲之下共一千二百三十九字補註五百六十三因念先賢力學稽古

貫穿二史可謂詳備猶有闕焉今從而廣之名以補遺附于韻後併勒諸梓以便學者之觀覽亦鄉先生婁公之志也補或未盡尙俟來者景定甲子長至日覃懷李曾伯書

續千文一卷

舊抄本

宋右朝散大夫知池州軍州事賜紫金魚袋侍其良器撰

邑大夫侍其公一日以其曾大父光祿所續千文示褒來御于學援古敘事曄然雖出於當時翰墨遊戲之餘誠有補于世用諸生請刻涪溪

崖石以彰不泯筠居聞而喜之爲作眞隸二體
益有可觀昔人謂敗筆斷紙猶傳之千百載特
存其人耳況是文乎乾道乙酉十一月初吉鄉
貢進士謝褒謹題

六書故三十三卷 明刊本

宋 永嘉戴侗著

書始乎指事象形變而爲轉注會意諧聲假借
謂之六書文字之本原也獨立爲文判合爲字
文立而字孳天地事物之載執有外於是者自
篆籀禪而隸楷行刀筆廢而毫楮用傳寫轉易

譌繆滋甚有求正於六書之故者蓋鮮合谿戴
公侗獨能探索於千載之下因許氏遺文釐其
舛忒第其邵居傳以義訓羣經子史百家之書
莫不爰据示有徵也折爲邵九卷三十有三約
而不遺通而不鑿父以聯子子以聯孫若網在
綱瞭然如示諸掌噫亦勤矣公之父蒙从學于
武夷兄仔舉郡孝廉父子昆弟自爲師友是書
之成淵源有自延祐戊午子來領郡命其孫奎
出諸家藏郡博士與諸儒咸謂是書誠有益於
經訓宜傳以惠後學予旣鈐四書與郡志明年

捐奉廩以倡刻而庋諸閣徐騎省有言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見文字之義通經者舍是書何以哉延祐庚申冬十月古汴趙鳳儀序

自序曰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

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旻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旣以是教於家且收罔許氏之遺文訂其旻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思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果缺

如也卽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新修龍龕手鑑四卷 影寫遼刊本

遼釋行均撰

智光序曰夫聲明著論廼印度之宏綱觀跡成書寔支那之令躅印度則始標天語厥號梵文載彼貫線之花綴以多羅之葉開之以字緣字界分之以男聲女聲支那則創自軒轅制於沮誦代結繩於既往成進懷以相沿辯之以會意象形審之以指事轉注洎乎史籀變古文爲大

篆程邈

蔡邕刊定於石經束皙

九流競驚若百谷之

遐

分比眾星之拱極尋源

卑蒼廣

蒼叶律諧鍾咸究於韻

專門則字統說

文開牖則方言

學於是乎昭矣矧復

釋氏之教演於印度譯布支那

轉梵 唐雖匪差於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於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源集的先儒導引後進揮以寶燭啟以隨函孰之仁顯

於人名香嚴唯標於寺号流傳歲久抄寫時訛
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懷惋歎不逢敏達
孰爲編修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
青齊雲飛燕晉善於音韻閑於字書觀香嚴之
不精寓金河而載緝九仞功績五變炎涼具辯
宮商細分喉齒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
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 一十
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

擔簦立祛疑滯沙門智光利非切玉分忝
斷金辱彼告成見命序引推讓而寧容閣筆俛

仰而強爲抽毫矧以新音徧於龍龕猶手持於
鸞鏡形容斯鑒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
總四卷以平上去入爲次隨部復用四聲列之
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庶力省功倍垂益於無
窮者矣時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癸亥序

韻宋樓藏書志卷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經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小學類四

續復古編四卷

影元抄本

元曹本撰

敘曰昔吳興張隱君謙中篤志古學據說文作
復古編攷撫羣書博而能約聲分韻類上下卷
一十二類二千七百六十一字古今文字之異
粲然有別學者不可以其約而少其功也夫自

保氏之教息尉律之課不修篆籀漫微隸楷繼作轉相譌亂既多且久倉頡博學以下諸篇咸亡矣微說文孰從質之哉世之尙異好奇者忘許氏之功力抑排觚以爲不若是不足以名家噫私學已見心不師古適滋謬亂則何有於復古古予方弱冠竊留意於周鼓秦石而宗叔重氏之說頗欲明古文之通用正今書之譌謬及說文注敘所載而諸部不見者經典所有而說文不錄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而附益之顧未能也及得隱君是編一見殊快公餘稍暇因其遺

而未錄者間取而筆之題曰續復古編非取增多以爲功亦以發隱君之志備拾遺耳姑存篋笥尙俟博雅君子是正之是稿也四卷一十三類六千四十九字起於至順三年秋八月成於至正十二年閏三月魏郡曹本書于京城齊化門寓館

古者保氏之職其教國子以六藝六書其一也後世之設教異乎成周之時學者安於淺陋之習往往馳騫於空言而不究於實用其於六書之義一切棄而不講於是上下數千百年之間

以此名世者不數人而已古學之泯絕可知矣夫制作禮樂天子之事而射御已亡其法獨書與數窮而在下者皆可習之至於書有許氏戴氏數家之說然猶稀闊宋廖若此其人可勝歎哉宋之中世吳興隱士張謙中氏攷證俗書之謬謬若干字甚有功於書學終宋世三百餘年工篆籀見稱絕藝者莫或過之大名曹君子學篆書深穩圓勁素嘗得之婁言於當路有氣力者以爲書學將墜一旦國家須才非可冒焉以充其選若曹君宜置諸館閣以備任使然莫有

聽者久之君繇都昌丞調官京師始相見間出其所爲續復古編將補張氏之未備者君於是書雖馳驅王事寢食爲廢莊周氏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有不信夫推君之志豈沒溺於流俗者邪素備官詞林嘗代撰三皇宮祀樂章君爲書之藏諸秘閣已而力求補外乃出佐信州幕府其行也序其書而歸之至正十二年三月丙辰臨川危素書

桓兒時侍祖父之旁故治書侍御史東平李公交最厚相見必講篆籀之學本之說文而凡字

書之可取者皆參究其說數稱張氏復古編之善聞之既熟竊取而觀之時猶未能盡曉獨怪其文約疑有所未備而不敢問其後稍長日惟記誦詞章之爲務於斯學也廢不復習迄於今數十年昔之所疑莫能自釋爲恨涇陽曹子學好古篆工其筆法又明於六書之義他日出續編示予則因其舊文哀輯彙次增多四千 百四十七字然後知張氏之編特舉其槩果有所遺而未錄將以待於來者續而補之使爲完書不特有功於張氏所以爲後學之助固多矣然

非志專而力勤考覈精審援據該洽如吾子學其孰能予雖衰情有愧於此而佩服先訓未之敢忘願學之心終不能已書識其端尙於曹子學而卒業至正十五年歲在乙未秋八月廿有四日丁丑中山李桓再拜謹書

篆體變而爲隸楷去古日遠往往多繆於六書秦漢以來千有餘年學士大夫習染深痼徒事於斯冰之學而襲隸楷之譌者莫或取正宋元豐中吳興張有謙中篤志斯文嗟徇俗之非是悉爲刊定稗成一編題以復古學者誦其功然

其間闕略未備者十二三元興崇尚文學而得
洹陽曹子學氏補其闕遺然後六書之義始正
蓋子學氏之於篆幼而習之二十餘年其厘如
一日故謙中之書未嘗去左右間益攷求凡有
得者附之於編久之合若干字輯而傳諸學者
名曰續復古編君子謂子學氏之於斯文其功
當不在謙中之下爲其細俗而反之正是亦猶
謙中之志爾夫謙中之志卒待於子學而成之
信乎復古之難哉自古道之旣微豪傑之士莫
不有意於復古之度其執有非一時一人之所

能致於此蓋可觀矣予因子學氏之所輯足以
裨張氏之未備遂論次之以告于世之學古君
子子學名本方仕于時將有光顯云至正十一
年歲在辛卯正月十又二日上元楊嗣序

道出於天而字作於聖人字之所形卽道之所
形也故河圖出而天一地十之數彰易卦畫而
陽奇陰偶之象著字之本原其肇於此乎軒頡
有作人文日莖六書之教愈精愈詳逮夫籀斯
迭興二篆呈巧曲盡天地萬物之狀而無所遺
變而至於隸楷日趨於易而益生生無窮矣此

亦理執之自然蓋有不容已者然而轉相變易
雜以俗書漸失古意獨許叔重氏說文之作條
理嚴密脈絡貫通古人字學賴是以傳其有功
於世多矣自是而降好奇尚異承誤踵譌或徧
旁點畫之殊或魯魚亥豕之舛其錯亂有不可
勝言者此吳興張隱君謙中復古編之所繇作
也聲分而韻類攷古以證今據許氏之書而推
本徐氏正俗之意其有功於字學亦豈少哉然
上下卷止三千餘字惜其猶有所未盡也洹陽
曹君子學氏博極羣書其於字畫古今之異尤

所研究慨然有志續張氏之遺而補其缺求字
之原正俗之繆從而筆之積四千餘字將俾後
人識古今文字之變而不墮于譌謬之域苟非
子學攷古不懈其於六書八體安能盡古人之
精意而得其大全其所著定當與許氏張氏之
書並行於世豈小補哉至正十八年龍集戊戌
九月既望京兆宇文公諒序于會稽白雲寓隱
自人文既著風氣日開科斗鳥跡之茫昧凡幾
變而至於籀斯斯時已弗古矣蓋邃古之初書
始萌芽民俗醕朴以之代結繩足矣降及三代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作而法書由是滋焉亦孰使然也今其遺文可見者不過鼎彝之間石鼓嶧山亦漫滅而僅存籀斯之文散落於人間者無幾然繼周者秦最爲近古意三代之文大率類此籀斯特其名世者耳宋吳興張謙中志於古道病俗書之亂古作復古編上下卷心思無窮而目力有限蓋詳而未備者也洹陽曹君子學惜謙中之編尚有缺遺政成之暇旁搜博采作復古編續所以備謙中之未備噫用心亦勤矣間嘗觀曹君之書而見其體制骨法遠追古

作得心應手本乎天成曹君何以得此於古人哉聞之濠梁董灝曰君天資穎悟絕人年十七八時輒喜作石鼓嶧山篆法籀斯而主說文徐李而下不數而靜坐一室置圖書于左右仰而觀焉久之若有得也徐起而書之蓋已得其彷彿矣又久之則心領神會目無全牛筆意之妙亦不自知其然矣予因爲之說曰字書形而下者也而形而上者之道存焉世人習書其用心非不勤且勞也而屑屑求之於形似之間譬之木偶人焉其形貌則甚肖也至於精神風采則

無有吾知曹君之書蓋有進乎道茲特其緒餘耳君既有志乎復古必將愈讀古書行古道以古人自期是編一出當與字書並傳世有知君者安知君之不猶古人哉而君亦何愧於古之人哉至正十年冬十有二月望日四明蔣景堦敘

宋大觀中吳興隱士張有作復古編以正俗書之譌僅三千餘字竊嘗病其太約疑有闕遺欲集而補之未皇也大名曹君子學以工篆籀乃博採六經子史暨先代銘刻器物款識古文奇

字攬而集之名曰續復古編張氏之書其類有六曰聯縣曰形聲相類曰聲相類曰形相類曰筆迹小異曰上正下譌曹君如其類而加二焉曰音同字異曰字同音異凡千餘字積二十年始克成書嗟夫古文湮滅久矣惟許慎說文十五篇僅存爲世遵信然其中間有遺脫如劉免之類學者不知許氏偶失載遂以爲無是字而不敢書至以它字代之者皆是也吾嘗攷諸經而辯之曰詩有篤公劉又曰勝殷遏劉書曰無盡劉語曰幸而免又曰吾知免夫夫知字者宜

莫如孔子詩書孔子所刪定語又孔子嘉言也
豈有六經字而非古者乎蓋許氏偶失載明矣
學者宜守經自信不當泥乎許氏之爲是也世
聞予說而膠其久習反訾予以不知予徐而自
解曰由許慎迄今千歲矣有一克新者倡爲是
說而欲決千載之是非視衆人之所信其抵牾
而莫從也宜哉噫吾何汲汲以求乎今世將存
其說以俟夫後世之君子也焉知不有同予說
者焉今曹君爲是書於六經所有許氏張氏所
遺悉攷證而殫集焉觀其論辯鮮不符吾說庸

是同予者固無待于後世而有也曹君與予未
嘗相求而脗合如此則千歲之後如曹君宜不
一二而已也夫同予說至於再至於三則衆人
之所膠者將不待辯而自釋然矣斯吾所以有
望於後世之君子者也予喜曹君不相求而合
也于是書爲續復古編序至正二十二年龍集
壬寅夏四月八日江左外史鄱陽克新仲銘序
上文音同字異並說文所收正文或體及籀古
也世之未嘗攷者或不知其爲同好奇者但取
其異而遺其正故予兼舉爲續復古編一類其

數二千三百六十七字昔人載酒問奇所得未必若是之富也至正十五年秋七月望日洹陽生識

向見子學隸古能不背說文今覩是書知其用功篆籀深矣子學平生負氣有志事功竟抑鬱下僚以死爲是書蓋其餘力也紳與子學姻親知其人而惜之獨幸是書之僅見于好事也嗚呼世之不得行其所學而僅以一藝聞者豈獨吾子學哉張紳

至順元統間本隨侍先君子寓豫章後至京師

頗喜工篆籀往往爲人書及自書日不下數幅祁寒盛暑未嘗辭憚亦未嘗自信自欺蓋古者字少而用多故有正文假借通用爾後方言名物傳見滋繁甚有無從下筆者一幅之間常數字或十數字多至數十字大抵疑異譌誤悉空之時於筆倦意懶之際取說文旁搜徧討此卽此字某當作某見諸注說者如此散在他部者如此載於經史子集者如此質之先達訪於通人于義有歸攷之有據卽於向之所空者補足之然後敢以歸於人人惟見遲延不快寫豈知

疑而未得者詎敢苟且哉攷既有得則筆之於帙日積時久彌以益多他日哀帙而指計焉得四千餘字好事者見之咸謂宜類集如張氏之編使學者知字有而說文無者則未始無有也予曰張隱君篤信說文故能推徐氏正俗之意而成復古編予始窘於俗誤今考輯若此其未考者尙不少緩以歲月加之考索弗倦當復有是編之多孰謂是編能盡張氏之遺哉後編之出亦猶我之續張則又我之續我也於是乎書于續編後至正十五年歲在乙未四月廿五日

曹本子學甫識

挈經室外集續復古編四卷元曹本撰本字子學大名人嘗爲都昌丞後出外佐信州幕與太僕危素相友善素撰三皇饗禮樂章本爲之書詔藏祕閣本好古篆年十七八時輒喜作石鼓嶧山篆師籀斯而主說文故下筆深穩圓勁平生志事功而不究其用是書著錄家絕不收采益補宋吳興張有復古編而作

六書統二十卷

元刊本

元奉直大夫國子監司業楊桓弼集

鄒魯多鴻儒燕趙多奇士僕隨朝三十載獲交

鄒魯燕趙士大夫非一人獨於辛泉楊公在祕府則有同寅之好在成均則有交承之誼故於古道之交尤深每論及所著六書則慨然歎曰世變日下文字亦隨之予欲援古以變今不徇今而變古竭盡平生心力凡三起草而成是編自守之堅信之篤天下後世之知不知不計也愚謂古者變結繩而書契皇而帝帝而王所謂龍書穗書雲書鸞書與夫科斗龜螺鐘鼎薤葉等書皆絕無聞無聞而僅聞者惟軒轅之史倉頡周宣之太史籀二篆而已攷之傳記史倉之鳥篆羲農龍穗之變也史籀之大篆頤頊科斗之

變也漢許氏亦云五帝三王改易殊體王降而霸夫籍於七國焚書于孤嬴而李斯始變頤籀二篆省文而爲玉筋亦曰小篆旣而戍役興獄事繁程邈又變篆爲隸以趣約易史臣謂施之徒隸故曰隸厥後愈變而愈不古古文遂絕說者以爲自倉頡至漢初書經五變古文變而大篆又變而小篆篆變而隸隸變而草草始於漢初不知作者爲誰他如署書藁書楷書蓬書及懸針垂露飛白偃波等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因事而生變者也漢孝武時雖得孔壁科斗

古文詩人無能知者孝宣嘗召通倉頡讀者以授張敞敞後傳之杜林孝平聞爰禮等能言頡書徵爲小學

雄又采說以續頡而固

雄孝和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慎又采史籀斯雄之書以解達而錯又解慎此則頡籀之變而屢變者也魏邯鄲淳以曹喜學斯而學之蔡邕雖采斯喜之說爲雜形而不如淳章誕師淳而亦不及又有史籀篇倉頡篇三倉廣倉等篇皆出於晉之汲冢而頡籀之舊又不知其幾變也君子謂篆經五變而至漢初已非古矣魏晉而

下不論也故唐李陽冰自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徐鉉以其言爲不誣蓋籀者頡之變斯者籀之變而冰又斯之變也舒元興謂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後無人篆止於斯愚謂冰未千年而有辛泉與漢許慎如相後先其書統之與說文則相表裏其六書之序有同而異者焉許氏之序六書周保氏之變也辛泉之序六書漢許氏之變也其自序云六書之有象形會意而後有指事轉注形聲假借亦猶八卦之有乾坤而後有震巽坎離艮兌其後敘又參天地之化合

四時之序關盛衰之運而言之蓋得古人不傳之妙於言外亦善變者也先儒謂易爲聖人通變之書愚亦謂是書爲變變而作也變在彼變變在此彼之變變古而降爲今此之變變今而返之古愚故謂是書亦變變之書也慎之子冲於漢建光之元上其父書父書得以不泯辛泉之子守義亦於皇元至大之元以其父書

下缺

上缺 並行於世而相

守

義奉朝檄往江浙刊父書將行詣史館泣且請

曰先君子辱知 先生最厚所著六書亦先生所夙知敢告序引以信來世以爲子孫藏愚嘉其能守父學而不變又念疇昔古道之交能幾其敢以一死一生而變邪遂爲序其槩以俟後之君子先生諱桓字武子夫人孔氏五十三世孫子男五人所居魯 南之三里許曰達泉疏而爲辛泉因以自號云至大改元歲在著雍

灘良月朔翰林直學奉直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三山倪堅序

書六藝之一孔子曰游於藝游玩物適情之謂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闕者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物有餘而心不放矣況書爲五藝之府以其五藝之明必待書成文字而後各識其所以然則書尤不可易而學之也抑書之奧不獨該夫人事之五藝雖天地萬物亦莫不該之也一日象形天地以生物爲始物生而形各不同故隨其物之形模寫以成文所以象形爲六書之首如○之類○易精其體常盈○陰精其體多缺而藉日爲光此形不同而文各有取也二曰

會意天地萬物之形既異其文又不一而足故模衆物變動之意以成文如𠂔之類取義兩人相𠂔爲𠂔兩人相𠂔爲𠂔也三曰指事文旣成於象形會意而理不能該者則字生焉字雖有似乎人爲其實亦莫不因其自然之理也如本末之類指其木之下者爲本指其木之上者爲末也四曰轉注指事之外意有不能盡者則取文字轉附注以足其意如聖賢之類聖从口从王以其聞無不通言無不中王則人在土聖又士之大者賢从臣从寶省以其臣有守

則國之大寶也五曰形聲物之形意非轉注所能盡故於形之旁附之以或文或字因聲以明之如𪔐𪔑之類从日以童龍爲聲也六曰假借其聲義於上五者俱不能該故取字兩用以足之也如去取之類去往也借爲上聲除去字取善聽也借爲取舍字此其大畧至於脉絡條目備見各書小序矧又有溯源以復古正韻以達今嗚呼盛哉若統書不作隸字旣變舊形則雅意自何而知耶大抵古人制作文字不徒記事而每寓教於其中也如孝之類孝是善事

父母之名从𪔐省子在𪔐下𪔐在子上承事之所謂𪔐者安之也𪔐本酒器象口有蓋腹有文兩手取之之形君父所以稱尊者不敢斥言但指其當前所用之器言之猶今御前殿下之稱敬之至也隸字旣失其本眞則此意何以明哉此辛泉先生所以爲憂六書統所以作也先生識見高明洞徹物理六書奧妙究極精微至於一文一字用心推求注釋簡要莫不得其至當之理於古人寓教之妙發其所未發以新天下後世之耳目可謂方今之盛典也苟存心於游

藝者得一觀之於世教豈爲小補哉先生幼子
守義得父之傳而精其業多士嘉之朝廷特命
馳驛往江浙行省刊板印書以廣其傳可見崇
重至美之意云將仕佐郎國子博士門生劉泰
序

文字何爲而作也聖人憂患天下後世欲濟變
通備遺忘息爭端而作也聖人始則憂患天下
之變欲以禮樂政教化治於天下則以口傳口
不免有所遺忘再則憂患後世之變欲以禮樂
政教貽訓於後世則以賢傳賢而不免有所泯

絕於是文字之道興焉聖人憂患天下後世可
謂至矣人皆知累文成章累章成篇然後可以
垂法於天下後世而不知一文一字之間卽至
道寓焉如制仁字而爲人與天地並立之義蓋
人以至仁輔相天地好生之德以成贊化育之
功而後能參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也如制義字
而爲善在我之意蓋人制義由己而由人乎哉
如人言爲信言必當信也成言爲誠凡言必當
以行成之也如心直爲慝日正爲是如此者不
能備舉文字之始豈苟然哉後世特未察耳愚

自童幼讀書既冠卽知游心書學曉求文字之本原見古文篆籀石刻輒傲玩不置手始於禮部韻瑞得六書之名少長讀周禮始知書學爲六藝之一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雖屢目之而趨進無門繼觀前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但博聞多識而已亦不聞有所謂六書之原者又幾十年始獲見許慎說文全帙雖有六書之說唯形聲最備其餘但千百字中一字下間注曰此象形此會意此指事餘皆畧而不說但類集篇而已愚意許氏漢人生近三代宜當知之

其所以引而不發者欲人存心厭飫而自求之也深惟此意輒不自量嘗欲取古文篆籀之存者析爲六門冠以六書之目恆窘以生理縈以多病而未暇也至元乙酉被召至京師待詔於官舍賓客之餘日且無事始得償其夙志明年校書太史院秩滿再調秘書監丞復清簡餘暇三年之間凡三起草而後成書以凡文字之有統而爲六書也因名之曰六書統一曰象形其分有十曰天文曰地理曰人品曰宮室曰衣服曰器用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二曰會

意其分一十有六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飛走曰虫魚曰生植三曰指事其分有九曰直指其事曰以形指形曰以意指意曰以形指意曰以意指形曰以注指形曰以注指意曰以聲指形曰以聲指意四曰轉注其分一十有八曰天象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五曰形聲

其分如轉注之數總其聲則有四曰本聲曰諧聲曰近聲曰諧近聲六曰假借其分一十有四曰聲義兼借曰借聲不借義曰借義不借聲曰借諧聲兼義曰借諧聲曰借近聲兼義曰借近聲曰借諧近聲兼義曰借諧近聲曰因借而借曰因省而借曰借同形曰借同體曰非借而借凡序一文一字必先置古文大篆於首以見文字之正次序鐘鼎文於下以見文字之省次序小篆於其下以見文字之變文簡而意足者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磨滅數少而不足於用文

字備用者莫過於小篆而其間譌謬於後人之
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之悉復其故以
古文大篆更相比究小篆雖出於秦非秦初創
之也但周室既弱諸侯強暴書不同文六體變
異秦統一之後盡得周史載籍之正乃削諸侯
之紛雜還古文之本原少加損益而爲是書也
籀文與古文既不相遠秦與籀文閏省亦微
自原而流皆不於六書之制但筆體或本大
末殺首尾勻圓之異耳至於鐘鼎款識之文以
其古人欲刻諸金石多所省減今於其下直曰

省文而已凡序文字總主於聲名者內古文重
者大篆重者鐘鼎重者小篆重者譌謬別出者
凡釋言計二十卷愚之荒學實因許氏說文而
得之今就說文中取所明所識者則於其下直
稱爲許氏曰云云其未曉未識未敢取者仍有
說文舊書在旣曰未曉未識敢妄取以自欺乎
後之君子有知識絕人盡明許氏之舊而復之
斯愚之所願也

案每頁十六行每行大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
十三四字卷末有□□二年八月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余謙補修一行二字上缺兩字查元刊
文獻通考後有至正五年余謙跋則所缺乃至
正二年也

六書統溯源十三卷

元刊本

張月霄舊藏

元奉直大夫國子司業楊桓弼集

於虞子叙六書因悟夫文字之功終始於天地
有由然也天地之理莫不自微而著復自著而
微也文字之體亦然方隆冬之氣羣禽扇威万
有收藏闐無生兆中子月之氣日南至而復一
易動於下方萬物資始焉循授於丑有形受命

開運胚化屯冒於寅三易致泰而生物形焉象
形以之象形者元氣之初也四易闕於卯而形
分五易盛於辰而形碩形碩則變動變動則意
見童見然後可以化生分類會童曰之會童者
非外象形而爲也隨其形變動之態而制之也
自體而得用也易施而含生也君倡而臣咏也
故象形之下次曰會童純易持化乘於辰大於
已極於午萬類之

下缺

案每頁十六行每行大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
十三四字不等版心有字數小黑口

周秦刻石釋音一卷 舊抄本

元吾邱衍撰

自序

吳志道跋 至大

申鯤跋 嘉靖十年

字鑑五卷 盧昭弓校本

元吳郡學生李文仲編

顏堯煥序

于文傳序

張模序

唐泳涯序

缺名序

應子篆法偏旁點畫辨一卷辨釋篆法辨一卷 舊抄本

元應在撰

字學不

比之篆法不無差謬有自

來矣顏魯公集千祿書而字尚譌柳公權爲一代師而柳字亦謬至於漢之石經猶有可議者而況其餘近世所尙晉帖唐碑字體愈變其間蓋有名世者翕然从之遂使童穉習書自幼至老但知其變體而不識其正文如井作井秉作

秉如此等類不可悉舉其誤後學何可勝言賴有毛韻所修點畫偏旁可已究其一二苟能以此爲正者反爲世俗駭謂吁期欲復古其可得乎予拙於艸隸習工小篆幾廿年家貧無書所閱不過說文韻而已其於六書之故豈能悉通者與夫刻工不知篆法苟

欲書篆輒已俗隸偏旁臆度成字罔世誣民紕繆爲甚識者觀之不能无歎焉遂於暇日采摭俗隸之偏旁相類而不合於篆者編爲詩歌俾之觀誦以解其惑庶有補于將來句章埜謁應

在止善甫書

張氏金吾曰是書據篆書以訂隸楷之誤取俗書之戾於篆者辨正點畫剖折毫釐括作七言詩歌以便誦讀冠之篇首曰篆法偏旁點畫辨在又自爲之注曰辨釋篆法辨其書刊謬訂誤至爲精密非究心篆法者不及此述古堂書目倪氏補元史藝文志俱著錄皆未詳其名知其未見自序也伏讀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有元應在篆法辨訣採入卷四論書卽篆法偏旁點畫辨也

歸宋樓藏書志卷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經部

小學類五

說文字原一卷 元刊元印本

元鄱陽周伯琦編注

說文字原者說文解字本其所以然也昔在神聖繼天立極開物成務迺畫八卦造書契以述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繇是文字興焉獨體爲文文者依類放象也合體爲字字者孳也形

聲相益孳乳浸多文之所生也筆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書學有六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故象形爲先也裁成輔相天地之化者皆事而指事次之象形者畫成物象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上下是也人之五事曰見言視聽思聲蘊於言意萌於思故諧聲會意又次之諧聲者以事物配聲齒从止旨从匕是也會意者比類合意兩人爲从兩火爲炎是也形也事也聲也意也合而爲文字矣未盡者則轉注以足其意假借以足其聲轉注者反側取義變形形成

類側山爲阜倒止爲𡵓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字令長是也此六書之大旨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雜物奇怪制度禮儀世代人事凡可以傳遠近而詔後世者未有不藉乎是者也古者天子巡守方岳文有不同者則協而同之人生八歲入小學誦其名通其義十五入大學則又因其名義物物格之而竟其致知之功焉故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而孔子贊易亦明取夬之義其爲學大矣說文解字五百四十象形指事者文也

會意諧聲者字也轉注假借者文字之變也文最古字次之變又次之肇於義頡備於史籀約於秦斯暴君焚滅雖有八體之名講學遂絕漢興儒者各以所記者私相授受類多踳駁惟許慎氏受學賈逵稽古討論集次是編部分類屬粲然可攷或謂卽漢史所謂倉頡篇者也蓋文字之初止此五百四十而已餘字八千八百一十又三繫於各部者胥此焉出漢制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

不正輒舉劾之故遷固之書字頗近古六經書皆古文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今世所傳反雜俗體學者慊之烏乎不能識字則不能讀書不能讀書則不能明理不能明理則修己治人酬酢萬變有不舛戾者乎是以君子大博文而貴約禮也先君汝南公研精書學餘四十年嘗謂許氏之書雖經李陽冰徐鉉錯輩訓釋猶恨牽於師傳不能正其錯簡強爲鑿說紊然無敘遂使學者昧於本源六書大義鬱而不彰苟非更定何以垂

世伯琦服承有年忘失是思緬維畫卦造書之義參以歷代諸家之說質以家庭所聞未敢釐其全書且以文字五百四十定其次敘撰述贊語以著其說複者刪之闕者補之點畫音訓之譌者正之字系於文猶子之隨母也分爲十有二章以應十又二月之象疏六書于下於是許氏之學漸有可攷不待繙其全書而思過半矣名之曰說文字原留之家塾以授蒙士或小學之一助云至正九年歲在己丑仲春鄱陽周伯琦伯溫父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廿行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字卷末有男宗義同門人謝以信同校正一行

六書正譌五卷 元刊元印本

元鄱陽周伯琦編注

古者小學以六藝爲教則六書之義人所通習也後世宿儒碩師鮮或知之何邪俗書行世迷其文字之本原而譌謬相承歷數千年孰能悉正之哉遂古之初倉頡有作取物之形而象之見者其識也因形而指其事合體而會其意亦

不待智者可知也衍之爲轉注爲諧聲爲假借而字之義廣矣史籀始變古文謂之大篆李斯又變籀法謂之小篆雖古法浸異然其體猶未甚遠而其義固可攷焉隸興於秦而人情樂其簡捷流而漢晉篆法悉廢人文幾泯矣夫文字之生所以傳經載道述史紀事治百官察萬民其所關繫豈小哉始皇衡石程書命邈爲隸取便官府隸者隸輩所書爾固非士所宜習也矧由是姿媚轉而爲楷率略降而爲草則大失真矣奚復可究六書之義乎後漢許叔重氏爲說

文解字頗存古訓然專用小篆其間失之鑿唐三百年以篆名家惟李當塗而已於六書之旨無聞焉宋初徐騎省兄弟始宗許氏之說攷辨推廣其後來滌鄭獻仲明其類例發其歸趣多所補正然亦見其大略未能甚悉也近年永嘉戴氏父子之書行於六書之義爲詳讀者惟病其辭之繁亦可謂之成書矣翰林直學士監察御史鄱陽周公伯溫博聞明識精於辭藝侍講之餘潛心古學舉筆作篆妙絕一世乃著說文字原以辨昔之鑿而補其闕又於世俗通行之

字正其點畫偏旁音義訓詁之譌使不繆於篆籀六義制作之本旨名曰六書正譌於乎六書不明則訓詁名義不得而精矣訓詁不精則五經聖賢之言亦從而晦矣玩味二書究古文之原正俗書之失豈惟游藝者有補而同文之治深有賴焉其啟發後學不亦盛乎當嘗待制翰林爲寮屬聞公之論尊公之書而不敢忽也謹以所知者敘于左方至正十二年歲在壬辰九月承德郎中書禮部員外郎臨川吳當述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十行小字雙行每行二

十字小黑口卷末有男宗義同門人謝以信校正一行

漢隸分韻七卷

元刊本

趙凡夫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隸書緣起

吳氏手跋曰右隸韻七卷蓋宋刻而元時翻雕者頃周松靄大令以見遺楮墨旣精古香可愛閱其圖記知爲明趙寒山故物書側題識尙其手想見陸卿子翠袖摩挲時覺鹿門之高風去人未遠松靄嘗有跋刻小學餘論予別作古

風一章見拜經樓續稟嘉慶戊辰中夏吳騫誌
案此元刊本每葉十二行每行十字小字雙行
每行二十字小黑口卷中吳郡趙宦光家經籍
白文方印吾研齋朱文長印案宦光字凡夫蘇
州人著有說文長箋等書

六書本義十二卷 明洪武刊本

明餘姚趙古則編注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周保氏之職以六書
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掌
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

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
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其書非曲執也大
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
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
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
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形曰
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也
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
異用之者易流于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
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爲指

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茲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撫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偶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摭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釐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士大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粱魚

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其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撫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略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撫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俾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

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始豐徐一夔序

六書本義者今成均典簿餘姚趙君撫謙之所編也其書首論六書綱領次論古今字體至於末乃作六書總論及六書各爲一論猶以爲未盡又各分爲一部凡若干卷以詳言之其剖析曲盡而不遺其引證切當而不紊凡五謄寫始克成編其用功可謂至矣自非耽古嗜學博覽多識參攷諸家之說而得其奧義焉能及此哉予因此竊有說焉夫六書之學自慮戲氏作易

始畫八卦而其文實肇於此其字則未之有也及蒼頡制字而其字始備其義則未之聞也自茲以後論六書文與字者多有之求得其義則鮮有之也歿矣古日遠俗書紛紜出乎其間非惟六書之義不明而承譌踵謬反有悖夫古者誠可慨歎也烏乎六書之學以得其義爲本未有不通其義而得文字之情者苟不得文字之情則莫知制作之故旣不知制作之故又焉足論六書者哉今趙君輯是編而名之曰本義其意蓋在於此世之人或未知之也君年方茂學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
甚力其所造未易量測辱不鄙棄乃以是編介
予友人程原道來求爲之序予老矣舊學荒陋
深有不及之歎第以請之之篤粗舉平日之所
聞於人者僭書于篇首若夫當代諸士君子有
素精究其義者必自能發明其說以爲是編之
重故予深有望焉君宜博采而廣取之可也是
爲序洪武十有三年歲次庚申孟夏朔日環中
老人樵李鮑恂謹書

吾聞天下之學傳之於師者皆不過古人之成
迹也至於成迹之外古人所不能道師所不能

傳將闕而弗省歟抑將強而通之歟闕而弗省
則非博學之士強而通之則喪義敗理之害起
矣是以君子有不得之論與其喪義而敗理弗
若淺學之無患故曰闕疑然豈若顯噴畢貫瞭
然無毫髮遺遁之爲俞哉六藝之在天下其失
也久矣惟書獨行其所失者惟書爲尤甚漢去
古未遠揚雄班固許慎之徒繼焉有作後世所
尊者惟慎而已觀慎之說文誠非雄固所及然
其所得者惟象形諧聲而已指事會意雖閒得
一二至於轉注假借則昧乎弗之究矣故其穿

自宋書志卷十一
鑿附會強說曲解使子母混然駁亂義理亦以之弗明者有矣是慎之失也由慎以來作者代起皆不若宋之鄭樵爲偉觀樵所著六書略證篇象類等書分析毫毛排挈沈晦亦自謂得書之奧室者矣然攷其所得亦不過加慎假借而已至於轉注雖言而弗明故其書所遺失者亦多或以指事爲象形或以諧聲爲會意者亦有之矣夫二公可謂屹然于千載之下者所失若是佗如李陽冰徐鉉王介甫戴平甫皆掇拾二公之成說者又何論焉烏乎字學之不明義理

之不明也有志之士寧不慨然於斯乎此趙君搗謙六書本義之所由作也搗謙以卓越之資兀坐萬山中揖謝世事按讀古書潛思殫想慨然有得謂屢於象形滋於指事廣於會意備於諧聲四者不足然後假借以通其聲聲又有未合而又轉注以演其聲持是六者以攷天下之書不假智爲不待斧削而曲直上下內外中又之形抑揚開合翕敝出入之聲奇雄雅異之觀盈虛消長之理皆合於自然之數譬如衡之稱物鐙之取景了乎莫之遁臧豈此得於口耳之

淺哉嬰古人所不能道師所不能傳而所得者在於一心也烏乎先王之於字書非小事也大而天地造化之所遇日月星辰雲雨之流形山川草木鳥獸之紛錯遠而千載之上曠而四海之外近而一心之微莫不於書焉是賴故其盛時家傳人習雖匹夫孺童皆知義理之所繫豈知世變一降雖博如許鄭二公有弗盡知者乎吾知撝謙此書所以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于先王也大矣或謂六經至朱子而后明六書得撝謙而后著其功雖大小而用心則一可

與知者言也撝謙名古則宋秦悼魏王十二代孫云天台林右序

六書何爲而作也惟皇界義繼天立極將以開物成務載道傳世而作也蓋至朴未斲六書之理已悉具於沖漠無能之中粵自元乞犀分天浮地降日月著明星宿縣象雲雨變化山川流峙與夫人物草木鳥獸之紛然賁若者莫非自然之書天不能畫於是滎河出圖假手皇羲而六書之文興時則有若朱襄侯剛從而廣之而六書之字備六書旣備則結繩之政代而人文

昭天地之理載而萬民察六書之時用大矣哉
洋洋乎虞夏商周之世其道大明而司辻之職
設保氏之教立嬴政暴興燒毀文籍李斯樂時
改作遂用其私程邈王次仲苟趨省易分隸遂
行於是其道始微漢著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
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
舉劾之至宣帝乃命諸儒修蒼頡法光武時馬
援上疏論文字譌謬和帝命賈逵修理舊文於
是許慎博采稽攷訪之於逵著爲說文後世宗
之魏晉及唐能書輩出但攷乎點畫波折遲其

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
寶閒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其有作
興之者如呂忱之字林李陽冰之刊定徐鉉之
集注徐鍇之繫傳王安石之字說張有之復古
編鄭煥仲之六書戴侗之六書故楊桓之六書
統倪鏜之六書類釋許謙之假借論周伯琦之
正譌之類雖曰有功於世然猶凡例不立六義
未確終莫能明其以指事爲象形會意爲指事
旣非矣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則失
之甚者也於乎正書之不顯俗書害之也俗書

之相仍六義之不明也古則自早歲卽嘗研精
卓恩折衷諸家之說附以已見撰集六書之義
正其以母統子以子該母子復能母婦復孕孫
生生相續各有次第分爲十類以象天地生成
之數著爲十二篇以象一年十二月部凡三百
六十以當一稊之日目該萬有餘數以當萬物
之數其相重亦俗變省譌通之類不能悉計而
亦不之計者又以見世道無窮之變焉凡五膽
始克成編而名之曰六書本義嗟乎士之爲學
必先窮理窮理必本夫讀書讀書非識字義之

所載所該以俟心悟神入豁然貫通則於上達
乎何有此古聖賢之設教貴夫博文也古則不
敏何足以知之然區區一得之愚不敢不取正
於有道攷古君子尙恕其僭而取其心焉時洪
武十有一年春正月朔餘姚趙古則自序

篆隸攷異八卷

手稿本

國朝古吳周靖纂集

右小學類字書之屬

廣韵五卷

元刊本

燕喜樓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案卽

欽定四庫書目所謂原本廣韻者也明內府本從此
本出顧炎武刻本又從明內府本出此元刊元
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小字二十八字卷中
有燕喜樓朱文圓印

廣韻五卷

北宋刊本

宋陳彭年等奉勅撰

景德四年牒

大中祥符元年牒

陸法言切韻序

隋仁壽二年

郭知玄拾遺序

唐儀鳳二年

孫愐序

唐天寶十載

案此卽張氏刻本所從出每葉二十行小字每
行二十五字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張本辨
四聲輕清重濁法生字下黑丁此本生作朱注
曰朱余反朱赤也朝字下一格張本黑丁此本
作紬直流反紬布也則較勝張氏所見本矣

集韻十卷

段懋堂校宋本

**宋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議大夫尙書左司
郎中知制誥判祕閣兼判太常禮院郡牧使柱**

國濟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
臣丁度等奉勅修定

韻例

景祐元年三月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三司戶
部判官太常丞直史館鄭戩等奏昨奉差考校
御試進士竊見舉人詩賦多誤使音韻如敘序
坐坐氏氏之字或借文用意或因音釋音重疊
不分去留難定有司論難互執異同上煩以下
段氏手跋曰甲寅三月借周漪塘所藏毛抄宋
下校宋本每葉二十二行凡照影宋本改者書

于本字本身旁例凡以意正者書于本行上下
方亦有照宋本字仍恐糊模書于上下方若膺
氏

又曰毛子晉影抄宋本每葉版心之底皆有某
人重開某人重刊某人重刁某人者刻工姓名
也每誤處用白涂之乃更墨書之每卷前後皆
有毛晉子晉圖書毛展斧季小圖書余既爲之
跋還漪塘又書於此欲令子孫寶之傳之其人
玉裁

切韻指掌圖二卷

影宋抄本

宋司馬光著

前有小像

自序

董南一序

右先文正公切韻指掌圖近印本于婺之麗澤書院深有補于學者謹重刊于越之讀書堂

紹定庚寅三月朔四世從孫 敬書于卷

末

案此影抄宋紹定刊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十六字版心有刻工姓名

切韻指掌圖二卷檢例一卷 元刊本

宋司馬光撰 檢例邵光祖撰

自序

董南一序

邵宏道序

無名氏跋

案是書已刻入十萬卷樓叢書

韻補五卷 明嘉靖刊本 朱竹垞舊藏

宋吳棫撰

吳才老棫與葢爲同里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

丞忤時宰斥通判泉州紹興戊辰歲歲寓莆陽才老所從造官識之長髯豐頰危冠大帶進止閒暇中和溫厚之氣粹然見於色仁義道德之旨藹然形於言藏退而歎曰古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邪才老從容爲藏言擢第後三年不求官築室三閒中設夫子象古書陳前謝外事凝神靜慮以味古訓是身侃侃然常若游洙泗間而揖遜乎聖賢之前後也則其言兒之可敬愛固有所自哉佐泉著能名剛直而有謀明恕而能斷悍卒謀亂一郡洶洶大恐才老命戮數人

立定蓋出於談笑也其評論古人賢否優劣如與之並時率能察其蘊奧平生多著書若書稗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辭釋音韻補皆淵源精確而歉然不敢自矜曰稗曰補曰續云者其謙可見矣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攷古銘箴誦誦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叶而腐儒之言曰補音所據多出於詩後殆後人因詩以爲韻不當以是韻詩也殊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蠶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狸得聲浼

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疇消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麋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十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它書爲證可也腐儒尙安用饒饒爲補音引證初甚博才老懼其繁重不能行遠於是稍削去獨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三二條其

閒或畧遠而舉近非有所不知也才老以壬申歲出閩別時謂歲曰吾書後復增損行遠遽不暇出獨藏舊書又三年而才老死矣訪諸其家不獲僅得論語續解於延陵胡穎氏云乾道四年四月壬子武夷徐藏書

陳鳳梧序

嘉靖元年

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五卷

宋刊本

謝在杭舊藏

宋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註男進士居正校勘重增

進增修互註禮部韻略表曰

聞言出

口貫以

聲聲成諸文第其輕重

之作其來久矣自

聲自有書契乃有

字孫炎作音沈約

而不

知書契既造

生傳其內

聲音既出

也炎也約也豈能外

三

爲也哉嘗觀立我蒸民莫

堯之時固有聲韻也

辭則舜

命夔典樂

何以

依永律和聲也

子被之弦歌

合乎

則字音聲韻未出之

若也擢本探

謂聖述者之謂

述韻也炎也約也亦可謂

而修之理若有

頓首頓首恭

惟

聖之資撫重熙之運

統係天

下之民心乘乾

中之大寶繼明之初厲精

圖

徠俊又開納讜言一日三朝

已極尊親之至養繼志述事將成卒伐大功

誠帝王之大有爲也臣晃生陛下涖厖之俗三

十有九年矣自結髮受在三之教始學箕裘沐浴膏澤左右圖史力學不倦窮而益堅期於有成以無負聖朝涵育之意目此 華盛旦竊思孔伋 曰至治之 車同軌書同文陛下以聖方將混一區宇海內喁喁咸仰同文之治臣在草茅畎畝中苟有涓塵以裨助同文之萬一則臣之志願足矣故於螢窗雪案博考載藉竊見方今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自元祐五年博士孫諤陳乞添收僅得一二至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啟宗隨韻補輯所增不廣尚多缺遺

音切謬誤圈註脫略如群之爲羣効之爲效三復三思純帛純束無所收附以至饗餼之饗終辟之辟采薺之薺唯幾之唯眷令之令渠搜之搜掘衣之掘總統之統鼓擊之鼓迨及之迨餅餌之餅仁知之知會計之會案地之案膾軒之軒孫順之孫美目之盼六鑿之鑿表貉之貉重穆之穆催趨之趨鞞琫之鞞蔡放之蔡撤去之撤足躩之躩什佰之佰血脈之脈勅天之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韻旣不收 不敢用或此有而彼無或此圈而彼否或收一而遺二或略要

而泛存或同出一韵而不圈者若痿痿杻杻之類是也或各傳兩韵而不圈者若隴隴祁祁之類是也或本有其字棄此而收彼者若鑊爲嵎峽之峽欹爲傾欹之欹歐爲擊歐之歐禴爲衣禴之禴執銳之爲執銳是也如此類亦不一而更重以言語有五方之異呼吸有輕重之殊吳楚傷於輕浮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江東河北取韵尤遠魯魚一惑涇渭同流點畫偏旁尤多訛舛若乃釐釐宜倉倉番番鐵鐵富富堇堇之差俗所常用其失未

遠至如支支母母父父美美本本商商百百少少正正曰曰王王之異闔戶闔戶之爲耶耶左戾右戾之爲ノ月月之不同戊戊戌戌之不類毫釐小誤其義遂殊廣韵以武移反渺瀾之瀾以房脂反輔毗之毗以符羈反皮革之皮陸德明以武巾反旻天之旻以丁丈反長幼之長以布內反悖禮之悖以丁角反樸斲之斲至於音訓差誤未易槩舉士不精考雷同從之或遷就傳會易以佗字如禮部貢院所差試官員數技多尙可討論卽方州小郡秋舉試官

百一十
不過三四人員既不多書亦罕備至有文理優
長援引深邃者或以疑似暗行黜落以謂與其
取之有疑寧若黜之無罪臣每觀此爲之太息
故以十年之力增修四聲之譜細其端緒貫穿
經傳式以古今字書諸儒音釋互加考證凡九
逐韵凡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圈一千六百
九十一字正四百八十五字筆畫有害於義者
悉政之反切有礙於音者悉易之或一字數音
傍音失收者亦皆增入元不圈者悉圈之有字

同義同同在通用之內其音雖異而不可雙押
者或舉其重或存其一有同音互用字異而元
有圈者去之仍於字下互註音切及諸義訓辯
釋疑似訂正是非庶令新學士子開卷曉然不
至誤用主司考校亦無所疑更有聖祖名廟諱
舊諱御名字同音異准式不爲礙者隨韵收入
陳乞許用伏取進止臣之精力盡在此書剖析
毫釐分別黍稷魯魚晉豕敢祛學者之疑周鼓
秦山不失古人之意昔孫愐爲陳州司法尙能
勒成一書名曰唐韵吳銳爲餘杭進士亦能重

定切韻親獻臨軒以今觀之隨珠多類虹玉仍
瑕雜以吳音加之俗字其抵牾可知也曾謂黎
明盛旦無其人邪臣所增修互註禮部韻略
平上去入四聲共計五卷謹繕寫新本裝成五
冊隨表昧死詣登聞檢院投進以聞如蒙可采
乞頒下國子監雕印施行冒瀆邦刑仰干天聽
奏篇稱善儻垂乙夜之觀敎學爲先庶共九州
之貫臣黷犯宸嚴無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
至臣晃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紹興三十二
年十二月日衢州免解進士臣毛晃上表

每葉二十二行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八字小
口左線有一東二冬等字

紫雲先生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

影寫宋刊本
錢遵王舊藏

宋廬陵進士歐陽德隆釋疑紫雲山民郭正己
校正

韻之有釋尙矣惟舉子獨拘焉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故李文定學識南宮一賦未免有落韻之
失范蜀公聲詩彩霓二字亦誤爲有司所黜甚
矣字釋不可不正也廬陵歐陽德隆余全升夢
得貢士研精聲律卓爲儒宗與其友易君有開

輯爲一書名曰押韻釋疑字有其釋釋有其義
義有其據本之經史子集參以省監程文其或
字同義異義同字異莫不印之古訓斷以己見
使彈冠棘闥者無涉筆之疑持衡藻鑑者免遺
珠之恨書成屬予序之余曰今夫晚學後出仄
仄平平稍叶詞人律呂而中有司程度摘髭收
第拾芥取青視爲易然奚暇究心于字義之正
否歐君以賈誼才袖相如手蜚才屋之英聲而
不爲專場利乃祛衆惑以傳諸人用心亦宏矣
雖然是書之作豈特爲進取計若夫夜燈課兒

秋榮對簡聽韓窓瑟憫之音認曹娥剡縣之字
載酒問奇不必過子雲其必之歐陽氏云紹定
庚寅中元日辰陽冷官袁文煊序

歐陽先生押韻釋疑一書惠後學至矣書肆板
行漫者凡幾一漫則一新必增數註釋易一標
題以快先覩是非可否不暇計焉遂使先生是
書爲有瑕之玉字畫差訛引事重複音註脫漏
所以重形先生之三歎也僕不揆庸學輒因暇
日取先生元本與書肆本三復參校先推字畫
之本原次明監註之無有至於釋文之詳略援

引之是非則又加攷訂焉誤者正之疑者辨之
其不論者次序之筆者千餘條削者亦如之雖
未盡善視舊本稍精密焉可以助場屋之一得
可以續先生之前志索居討論倏焉三載豈無
違闕改而正之實有望於當世歐先生云景定
甲子上元日紫雲山氏郭守正正己書于寓軒
校正條例

韶宋樓藏書志卷之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經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小學類六

九經補韻一卷

宋刊本

宋代郡楊伯岳彥瞻集

經學湮廢已久學者無以寤疑辨惑僕惟耆古
癖書傳因涉獵諸經訓釋或同字殊音或假音
如字若此者衆韻書率多不載竊有感焉如禮
部韻一書政爲聲律舉子設紹興間三山黃進

士嘗補選進上乃亦闕畧弗備近嘉禾吳教杜復申明僅增三字僕之惑滋甚蓋若禮 歛般請以機封毛詩猗儺其枝之類庸可諉曰是喪制所出非程文所當用或音義弗順非韻語所可押至如周禮舍采合舞之爲釋菜毛詩鱸鮪發發之爲鱣鱣皆足正後學之傳訛助文場之窘步一切置之可乎迺經釋蒐羅粹爲一編非敢上于官以求增補亦非敢淑諸人以侈聞見姑藏家塾以擊蒙昧博識君子幸毋誚我嘉定十有七年冬十月幾望代郡楊伯岳彥瞻序

禮部韻以畧言人多隘之而議欲增也自元祐國子博士孫諤陳乞添收繼其後則黃啟宗有補韻吳棫有補韻補音毛晃有增韻張貴謨有韻畧補遺近世黃子厚蔣全甫則又各有論說然疎者隨韻補輯僅得一二詳者至盡採子史蒼雅方言欲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而難於行此禮部韻之所以至今未備也泳齋先生治衢之暇日揖任禮於柯山堂而語曰子見吾所纂九經補韻乎先生於書無不讀而以經爲根源補韻之 凡九經中字之假借音之旁通考訂

分集各疏其下若星象之錯落於天而燦然以明平齋洪端明所謂杜門論者佳哉者此也平齋欲語而後弗果他日上之朝而頒行於禮部使後世知國家之淑士以經則豈但爲聲韻之助任禮取寫平齋之志而繫於後淳祐四年十一月初吉日門生文林郎充衢州州學教授俞任禮謹題

案此宋麻沙刊本百川學海之一種每半葉十四行每行二十八字語涉宋帝皆空格

新刊韻畧五卷

影元抄本

金王文郁撰

科舉之設久矣詩賦取人自隋唐始厥初公於心至陳書於庭聽舉子檢閱之及世變風移公於法以防其弊糊名考校取一日之長而韻得入場屋比年以來主文者避嫌疑畧選舉之體或點畫之錯輕爲黜退錯則誤也誤而黜之典選者亦不光矣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頤庵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讎又少添注語既詳且當不遠

數百里敬求韻引僕嘗披覽貴於舊本遠矣僕
畧言之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
右司諫致仕河間許古道真書於嵩郡隱者之
中和軒

聖朝頒降貢舉三試程式

壬子新增分毫點畫正誤字

至元庚寅重刊改併五音集韻十五卷

明刊本

金 滹陽松水昌黎郡韓道昭改併重編

聲韻之學其來尙矣書契既造文籍乃生然訓
解之士猶多缺焉迄於隋唐斯有陸生長孫之

徒詞學過人聞見甚博于是同劉臻輩探蹟索
隱鉤深致遠取古之所有今之所記者定爲切
韻五卷析爲十策夫切韻者蓋以上切下韵合
而翻之因爲號以爲名則字統字林韻集韵畧
不足比也議者猶謂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
刊正何以討論則唐韻所以修焉採摭羣言撮
其樞要六經之文自爾煥然九流之學在所不
廢古人之用心爲如何哉嘗謂以文學爲事者
必以聲韵爲心以聲韵爲心者必以五音爲本
則字母次第其可忽乎故先覺之士其論辯至

詳推求至明著書立言蔑無以加然愚不揆度
欲修飾萬分之一是故引諸經訓正諸訛舛陳
其字母序其等第以見母牙音爲首終於來日
字廣大悉備靡有或遺始終有倫先後有別一
有如指諸掌庶幾有補於初學未敢併期於達
者已前印行音韻既增加三千餘字茲韻也方
之於此又以龍龕訓字增加五千餘字焉是以
再命良工謹鏤佳板學者觀之目擊而道存時
崇慶元年歲次壬申長至日序
夫聲韻之術其來尙矣證羣經之義訓別使字

之因由辯五音之輕重論四聲之清濁至於天
地之始日月運行星辰名號人間姓氏山川草
木水陸魚蟲飛禽走獸四方呼吸全憑字樣豈
可離於聲韻者哉嘗聞古者陸詞荆本劉臻等
八人隋朝進韻抱賞歸家人皆稱歎流通於世
豈不重歟又至大金皇統年間有浚川荆璞字
彥寶善達聲韻幽微博覽羣書粵旨特將三十
六母添入韻中隨母取切致使學流取之易也
詳而有的檢而無謬美卽美矣未盡其善也復
至泰和戊辰有吾弟韓道昭字伯暉迺先叔之

次子也先叔者諱孝彥字允中况於篇韻之中
最爲得意注疏指玄之論撰集澄鑑之圖述門
法滿庭芳詞作切韻指迷之頌鏤板通行其名
遠矣今卽重編改併五音之篇暨諸門友精加
衆字得其旨趣標名於世也又見韻中古法繁
雜取之體計同聲同韻兩處安排一母一音方
知改併却想舊時先宣一類移齊同音薛雪相
親舉斯爲例只如山刪獮銃躑檻庚耕支脂之
本是一家怪卦夬何分三類開合無異等第俱
同往例非差故云可併今將幽隨尤隊添入鹽

叢臻歸眞內沉埋嚴向凡中隱匿覃談共佳笑
嘯同居如弟兄啟戶皆逢若姪叔開門總見增
添俗字廣改正違門多依開合等第之聲音弃
一母復張之切脚使初學檢閱無移令後進披
尋有准僕因覽之筆舌難盡爲我弟伯暉篇韻
之中有出俗之藝業貫世之才能喜之讚之美
之歎之興然爲序以表同流好事者矣時崇慶
元年歲在壬申姑洗朔日老先生姪男韓道昇
謹誌

眞定府松水昌黎郡韓孝彥次男韓道昭改併

重編男韓德恩姪韓德惠婿王德珪同詳定

郭知玄序

唐儀鳳二年

孫愐序

唐天寶十載

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十五卷

明刊本

金昌黎郡韓孝彥次男韓道昭改併重編

夫篇韻者自古文章士常用者也韻乃羣經之祖篇由衆字之基故有聲無形者隨韻而准知有體無聲者依篇而的見據茲篇韻爲其副正至於修書取義豈可斯須而離也自梁大同間黃門侍郎顧野王肇修玉篇立成三十卷計五

百四十二部雖區別偏傍而音義釋文蔑然不載失於擇而不精缺而不備至唐處士孫強增加字數理尙未周但依前賢底蘊而已故集韻省篇川篇類篇雜沓而興其取字加損各擅其能又至

大朝甲辰歲先有後陽王公與

秘詳等以人推而廣之以爲篇海分其畫段使學人取而有准其間踈駁亦以頗多復至明昌丙辰有眞定校將元注指玄韓公先生孝彥字允中著其古法未盡其理特將已見初立門庭改玉篇歸於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最爲

絕妙此法新行驚儒動衆嘆哉自古迄今無以加於斯法者也又至泰和戊辰有先生次男韓道昭字伯暉搜尋旨範考校前規然觀五音之篇美卽是美未盡其詳明之部目尙亦文繁只如諳口之部言口同論虢效之形虎爻一類本是一宗形質何須各立其門故以再行規矩改併增析詳其理察其源皆前賢之所未至使後人之所指漏者焉今特將卽品隨口併入於溪再定雖籀依佳總歸於照麤隨鹿走義從羊行余卽隨他人類奏形送白天庭背篇隱注覩偏

傍散在諸門十五單身覷頭尾布於衆部添減筆俗傳之字少約二千續搜眞玉鏡之集多迭一萬取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六十甲子二數相合改併作四百四十四部方成規式者也仍依五音四聲舊時畫段分爲一十五卷取敘目爲初見祖金部爲首至日母自部方終比於五音舊本增加字數計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目之曰五音增改併類聚四聲篇不亦宜乎觀之上件韓伯暉改併之能者如明鏡之中照物令久習之者不厭好事之者無疑酷似久居暗室

豁然而覩明焉往者披雲倏忽而觀日矣僕因覽之固無暫捨興然爲序以冠篇首豈泰和八年歲在強圉單閼律逢無射首六日先生姪男韓道昇謹誌

滕霄序 正德十五年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附禮部韻畧七音三十六母通攷 元刊元印本

元昭武黃公紹直翁編輯昭武熊忠子中舉要韻例

文宗皇帝御奎章閣得昭武黃氏韻會舉要寫

本至順二年春勅應奉翰林文字臣余謙校正明年夏上進賜旌其功余氏今提學江浙以書見質始知其刊正補削根據不苟序曰惟古大司徒以六藝教萬民次德行賓賢能禮容樂聲射中御節書文數紀六德六行會焉書者文也象形用禮之儀諧聲用樂之律指事用射之殼會意用御之範轉注假借用數之則六書統焉容必由儀聲必由律中必由殼節必由範紀必由則文斯立而教斯興焉天子攷之以正其僞天下同之以安其情文斯明而政斯行焉世衰

教湮文麗藝舛形體變易音義阻艱許氏立說而文有類沈約譜聲而韻有書元魏用翻母而字有攝書家資焉黃氏迦流而源廉取並載得者便之雖然形體變易若可鑑矣音義阻難猶或累焉余氏以文臣奉詔正誤令績也來提舉謀錢其書義舉也學者得此明其心目仁澤也噫此其編號舉要耳其傳可盡傳乎因是一均可通其餘均乎刻本快靚蓋有待焉元統乙亥冬翰林侍講學士前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字术魯种序

時至順二年二月乙未臣欽承帝命點校葛元鼎所書韻會以進越明年四月丁卯乃遂訖工獻納上徹聖鑒龍賚下班曷勝感忭念惟韻板文字乖誤頗繁茲旣攷徵就易輯具成編尙獲與學者咸被于天下同文之休斯願翰林國史臣余謙拜手稽首謹書

氣者天地母也聲與氣同時而出有聲卽有字字又聲之子也人生不至乎孩而始誰亦不能不誰也誰而爸誰而嬭方言各不相通而爲父母一也繇是而協於聲者方次第出焉猶弟兄

不可知所可知者其初必出於一也故謂一大
爲天可謂天爲天天不知也謂天爲七年切愈
不知也其誰爲之耶又推天以至於星某某以
至於山某某呼而若吾應焉者或者其猶孩也
雖謂人字之可也而非人字之也十三卦未畫
而有名豈惟有名而舟車杵臼莫不皆有其物
其先有是字而後有物乎其物從字乎今人以
指事會意爲差而不知形聲之皆意惟聲者自
然而然然且有無字之聲而未有無聲之字及
其字也猶一舉首而得其爲天而意常後之故

制字之初未必人爲之也天也今人知字而不
能知聲故意之意之而聽於東冬清青也惘然
而不敢易猶聾耳而信目連壁也而不相往來
不知韻者出於律律之生也有合故律娶妻清
濁易知也半未易知也半又半如雙生必有所
從受不可紊也故文家尙意儻知律之子母則
得之韻者猶未生前吾嘗欲譜以著邵氏皇極
經世之所由生而病未能非不能譜不能切也
坡公得穎濱老子解以爲不意暮年見此奇特
彼解老不至是吾於在軒黃公紹韻會三叫奇

特云其書有律呂次第有幹枝損益而又會萬理歸一拾經史如傳以至字誤筆誤遠之爲天地變化近之爲人物情性又近之爲文章樂府無不合恨獨得其一韻韻不勝舉充類至消息盈虛將與易相表裏與風角鳥占爲胥易校吾豈慮世運運世之不可知哉惜也江閩相絕望全書如不得見不知刻成能寄之何日徒闔以極作述之意如此然有一恨鄭夾漈謂梵音行於中國而吾夫子之經不能過跋提河一步者以字不以聲也今車同軌行同倫獨書未同

文耳得韻會而聲同聲同字有不可同者乎胡僧細韻與佛經字母極天下之不能言者使其得吾字而習之有不能乎天下聲同書同其必自韻會始此萬世功也勉成之壬辰十月望日廬陵劉辰翁序

六經有韻語無韻書五方之音各以韻叶也自南史約譔類譜而四聲不相爲用隋陸法言等制韻書而七音遂譌迨李唐聲律設科韻畧下之禮部進士詞章非是不在選而有司去取決焉一部禮韻遂如金科玉條不敢一字輕易出

入中更名公鉅儒皆有科舉之累而焉得議其
非獨於私作詩文間用古韻讀者已聱牙不能
以句音學之失久矣宋省監申明儒紳論卞韻
畧集注殆且五十餘家率皆承舛襲譌以苟決
科之便造韻者既未嘗盡括經傳之音釋韻者
又專以時文爲據或言經作某字韻無此字不
可用或言經本某音監韻此字下無注押者非
至使人寧背經音無違韻注其弊可勝言哉它
又未暇論也同郡在軒先生黃公公紹慨然整
千有餘年韻書之失如秤字書作古今韻會大

較本之說文參以籀古隸俗凡將急就旁行剪
落之文下至律書方技樂府方言靡不悉究而
又檢以七音六書凡經史子集之正音次音叶
音異辭異義與夫事物倫類制度嬾悉莫不詳
說而脩載之浩乎山海之藏也僕 館公門獨
先快覩旦日竊承緒論惜其編帙浩瀚四方學
士不能徧覽隱屏以來因取禮部韻畧增以毛
劉二韻及經傳當收未載之字別爲韻會舉要
一編雖未足以紀綱人文亦可以解舊韻之惑
矣其諸條貫具如凡例雖然聲音之起而樂生

焉古先聖人以聲爲律有以也言語文字云乎哉今之人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反區區取信於沈陸自得之私誠不知其可也姑陳梗槩以俟來哲歲丁酉日長至武易態忠

案昨承先師架閣黃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畫音義瞭然在目誠千百年間未覩之秘也今繡諸梓三復讎校並無僞誤愿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編係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畧翻刊纖毫爭差致誤學者已

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鑒後學陳案謹白

案是書有明覆本此則元刊本每葉十六行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三字小黑口分甲乙至壬癸十冊

書學正韻三十六卷

元刊本

元奉直大夫國子監司業楊桓考集

按卷未有口口二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徐謙補刊一行

四聲等子一卷

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切詳夫方殊南北聲皆本於喉舌域異竺夏談
豈離於唇齒由是切韻之作始乎陸氏關鍵之
設肇自智公傳芳著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致使玄關有異妙旨不同其指玄之論
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
畫爲四類審四聲開闔以權其輕重辨七音清
濁以明其虛實極六律之變分八轉之異遞用
則名和音徒紅切東字傍求則名類隔補微切非字同歸
一母則爲雙聲和會切會字同出一類則爲疊韻商量

切商字

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

求人切神字丞眞切唇字

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

巨宜切其字巨祁切祁字無字

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缺則引鄰韻以寓
之謂之寄韻按圖以索二百六韻之字雖有音
無字者猶且聲隨口出而況有音有字者乎遂
得吳楚之輕清就聲而不濫燕趙之重濁尅體
而絕疑而不失於大中至正之道可謂盡善盡
美矣近以龍龕手鑑重校類編于大藏經函帙
之末復慮方音之不一唇齒之不分既類隔假
借之不明則歸母協聲何由取準遂以此附龍

龕之後令舉眸識體無擬議之惑下口知音有
確實之決冀諸覽者審而察焉

新編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

明刊本

元劉鑑撰

夫讀書必執韻執韻須知切乃爲學之急務吾
儒之不可缺者古有四聲等子爲傳流之正宗
然而中間分析尙有未明不能曲盡其旨又且
溺於經堅仁然之法而失其真者多矣安西劉
君士明通儒也特造書府來訪於余出示其名
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余嘉其能求古之道以

正今之失俾四方學者得其全書易求誨於先
覺云後至元丙子歲仲冬吉日雲谷熊澤民序
聲音之學其來尙矣凡窮經博史以聲求字必
得韻而後知韻必得法而後明法必得傳而後
通誠諸韻之總括訂字之權衡也雖五土之音
均同一致孰不以韻爲則焉但能歸韻母之橫
豎審清濁之重輕卽知切腳皆有名派聲音妙
用本乎自然若以浮淺小法一概求切而不究
其源者子亦未敢輕議其非但恐施於誦讀之
間者習爲蔑裂矣略如時忍切腎字時掌切上

字同是濁音皆當呼如去聲卻將上字呼如清音賞字其蹇切件字其兩切強字亦如去聲又以強字呼如清音硯丘仰切字然則亦以時忍切如哂字其蹇切如遣字可乎倘因礙致思而欲叩其詳者止是清濁之分也又如符羈切如肥字本是皮字都江切如當字本是椿字士魚切如殊字本是鋤字詳里切如洗字本是似字此乃門法之分也如是誤者豈勝道耶其雞稱齎癸稱貴菊稱韭字之類乃方言之不可憑者則不得已而姑從其俗至讀聖言之書首貴乎

知音其可不稽其本哉其或稽者非口授難明幸得傳者歸正隨謬者成風以致天下之書不能同其音也故僕於暇日因其舊制次成十六通攝作檢韻之法析繁補隙詳分門類并私述玄關六段總括諸門盡其蘊奧名之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與韓氏五音集韻互爲体用諸韻字音皆由此韻而出也末兼附字音動靜願與朋友共之庶爲斯文之一助云元至元二年歲在丙子良月關中劉鑑士明自序

